



如果有人問起

◎徐望雲

誰才是生命中真正的主角？是一個日漸模糊的神？還是你自己？

散文村 19

如果有人問起

著◎徐望雲





如果有人問起

著◎徐望雲

發行人◎戴郭珍芳

美術編輯◎雷順玉 文字編輯◎黃淑慧

出版者◎合森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敦化北路201-18號12F【台塑大樓後棟】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三九七三號

電話◎(02) 7132355 · 7131840

傳真◎(02) 7132945

電報◎19029 JOHN ASSO

郵政劃撥◎1164613-5 合森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排印◎文盛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刷◎喬盈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裝訂◎東宏裝訂行

法律顧問◎鄭勝助律師

地址◎台北市松江路206號8樓

電話◎(02) 5811400

初版◎七九年六月

定價◎12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合育二儀 森羅萬象

ISBN 957-9579-28-8

二
三
三

從徐望雲作品中，看不到年輕作家常見的奔軼絕塵的激急和猛進，而是一種清腴平淡的風格，樸素，單純，直抒胸臆；在自然明秀的語言背後，隱隱透露出悠遠的人生寄託。

要散文具有駢儷堆砌的表面華麗不難，要散文直咏其事，不落斧鑿痕迹，藉「暗傳」技巧達到情景交融的境界却不容易。徐望雲近年來所著力的，該是後一種美學效果的經營吧！

第一次聽到「徐望雲」這個名字，就使我想起法國詩人波特萊爾散文詩「奇人」中的名句：「我愛雲……那飄逝的雲……在那邊……那奇妙的雲！」

又想到「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王維）。原來中外詩人都是喜歡看雲的。

「今天的雲抄襲昨天的雲」（拙詩一句）。千古以來，雲似乎沒有變，變的是詩人看雲的姿態和心情。

而我知道，我深信，徐望雲會有屬於他自己的看雲方式。

此君善良、敦厚、正直，
乃當今現實、功利、混亂社會中
不可多得之稀有動物，
希讀者諸君多加愛護，
以免絕種，謝謝。

丁巳
十一月

張國治

因為寒流過境，我們熬到三月十日才在國立藝專，
拍望雲散文集特別企劃的「作家另一面」照片。
因為望雲的敏捷上籃、投籃、灌籃動作，
那種極男性的英姿，總讓我措手不及。
那是我二年前在南海路教師會館，
看到斯文、樸實，帶著些靦腆，
「抒情望雲」印象中，所無法想像的。
因而，我也很順利接招，
捕捉到他所企望的鏡頭了。

徐望雲呀！

我想他小時候一定是媽媽心目中的好寶貝
(但我可沒說他一定是個好學生喲！)
不過，可預見的，
他是個「好好先生」。
總之，他這個人啊——
給人的感覺是：怎一個「好」字了得！


吳淡如

我覺得徐望雲是個傻大個兒，
看不出會寫動人的情詩，
他貌似溫和，
想不到他會得罪許多人。

朱光潛

他是一個很愛自己，
甚至有點迷戀自己的人，
在某種層面來說，
這是很儒家思想的。
他一直活得挺起勁，
甚至由於對許多事物太過關懷，
而顯得有些狂傲。
很奇怪的是，
他化之於筆下的文字，
竟是如此的敦柔細緻。

吳明興

在韵律懸宕的海洋
在意象折衝的山岡
那善於漂泊的靈魂
那名叫望雲的旅人
早就篤定在字句間
流浪到投宿的平原

讓作者的親朋好友，
在書的開頭說幾句話，
然後留下他們的簽名，
做為書的另一種「序」，
這是個不錯的點子。
從這點可見望雲的性情。
做一個勤懇耕耘的作家，
隨時不斷向自我挑戰，
望雲的幹勁，的確令人欽佩。

望雲
大

徐望雲

右手寫詩與扣籃，左手寫散文並投三分線。

右腳寫評論與飛躍，左腳翻譯與奔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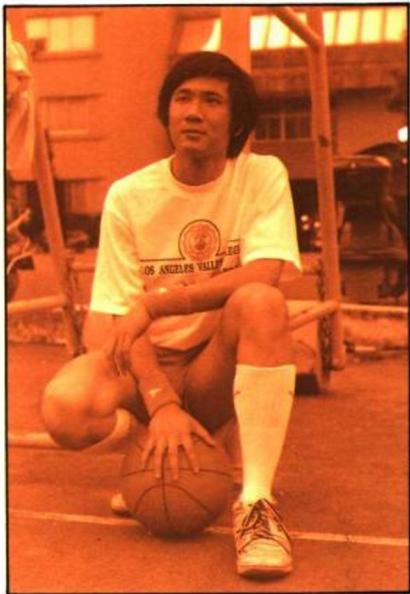
中學時會被同學帶壞，混了一陣子；

大學時終於本性流露，被自己所感動。

肖虎，O型，獅子座——與魔鬼相剋。

如果還有其他的，就留給文字去說明了……

封面設計・繪圖・內頁插畫／李永平



【如果有人問起】

在德國的廁所裡，有人寫著：「上帝已死！」
本書只是一本抒情的散文集，
作者又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
在這裡，對屬於宗教的各種意識型態，
自然無法（也不能）給予價值判斷；
不過，裡面的故事與心靈記錄，
倒是提供了我們對神明的另一個思考空間……

散文村 19

如果有人問起

著◎徐望雲





《代序》

如果有人問起

徐望雲

那年春天，與同在明道中學任教的老師縱走溪阿；在阿里山的姊妹潭，我們駐足了許久；潭中有兩座相連的草亭，相偎在水一方，同事問：「為什麼要叫姊妹潭呢？」

「因為它蘊藏有一則淒美的故事——」我沒頭沒腦冒出這麼一句，自己都感到好笑。

「什麼故事？你快說啊！」

「以前有一對父母早死的姊妹同時愛上了一個年輕英俊的獵人，」我看既然已騎虎難下，就順勢編了下去：「姊姊和獵人原本是

相愛的，但她無意間知道了妹妹一直暗戀着他，並因此而幾度傷心欲絕，姊姊很是難過，為了成全妹妹，她就跳湖自殺，後來妹妹得悉惡耗，為此自責，失去了姊姊她怎麼辦？於是妹妹也跟着跳湖自殺！那獵人一看這悲劇都因他而起，最後鬱鬱地下山去了！」

「就這樣啊？後來呢？」

「後來？後來就沒有啦！」我兩手一攤。

「不可能，一定還有！」

「哎！好吧！第二天——」我拗不過同事逼供似的追問：「這湖中央……」我神秘似地尋想着可能的結局……

「怎麼了到底怎麼了？」

「冒出了兩隻——豬！」

聽到這裡，同事們嘆詠笑了出來，戲謔地罵道：「瞎扯淡，早知道就不問結局了。」